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5
24 Februar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黄华先生	(中国)
<u>出席</u>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亚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英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合作，严格遵守上述的时限。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625)

主席：按照在第一八一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保加利亚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被邀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已有惯例，我提议邀请保加利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塞浦路斯的局势。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作为圭亚那出席安全理事会代表，首先我要表

示在看到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华大使主持这次会议，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并且表示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的贺意。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阁下对我国代表团的赞扬，并保证与阁下充分合作。

我还要向苏联马立克大使就我国对联合国以及不结盟主义的微薄贡献所作的赞扬，表示感谢，并愿指出我们同意他对圭亚那和苏联关系今后可能发展所表示的意见。

此外，我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对最近参加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所致的贺意。

这是我国圭亚那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圭亚那第一次在理事会服务——以来理事会举行的第一系列正式会议。为此，我愿对圭亚那从拉丁美洲国家集团所得到的全体一致支持，以及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所得到的积极支持从而使我国的愿望得以实现，正式表示我国政府的深切感谢。

我们取代了拉丁美洲的一个姐妹共和国秘鲁的席位，圭亚那与秘鲁保持密切的友谊关系，并在几个机构中进行有效果的合作。秘鲁坚决支持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对本理事会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代表团保证继续走我们杰出的前任国所决定的道路。圭亚那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不结盟国家，将努力负起它的责任。

圭亚那在国际制度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之时取得其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此时国际社会面临一个需要行动的满载项目的议程，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个机会。

就这一点来说，最近休会的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已为我们这些想要发展一个确实根据自由和正义原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就。

在这届会议中所获得的重要进展，使我们对全球和平及安全的前途有较清晰的认识。可是在若干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紧张。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两个主要的例子。

经济上的公平是真正世界和平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就我们寻求经济上的公平来说，在联合国内外所时常听到的也只是些摆摆样子而唱出的互相依存的高调和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关于改革的甜言蜜语。

在非殖民化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非洲南部。前途是有希望的，但需要继续警惕。只要经济的和政治的殖民主义概念仍然存在，我们寻求和平的集体努力将会不断遭遇挫折。

今年一九七五年是通过第 1514(XV)号决议的第十五周年，这个决议可以适当的称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宪章》。正当我们想要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宪章》时，安全理事会却要审议在通过这个《宪章》的那一年——一九六〇年——加入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的前途，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讽刺。因为今天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从头到尾再将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以来的艰苦历史述说一遍是不必要的。它的悲惨经历是尽人皆知的。在面对殖民主义国家和其他外国的阴谋之下，来促进国家的统一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这是本组织的许多会员国所必须进行的工作。而有些国家——象塞浦路斯——促进统一仍然是一项艰难工作。过去几年来世界其他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事件，证明了在干涉主义者可以蔑视国际法规肆无忌惮地追求外国的、战略的和其他利益时小国所面临的危险。不结盟国家在彻底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干涉方面，一直是而且仍旧是毫不含糊的。

因此，塞浦路斯问题所产生的枝节，远超越该国的疆界之外。塞浦路斯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创始成员国，它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成员国以及力图维护和加强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其他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塞浦路斯在过去十四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构成该岛居民的土著社区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遭遇到重大的困难。两族之间在过去曾有仇恨和猜疑现在这种仇恨和猜疑依然存在，使塞浦路斯人民不得不忍受内在的和外来的各种相对力量的冲突。

我们应当针对这个背景,来看不结盟运动和国际社会的其他部分为了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式——一个既公平又公正的方式——所作的集体努力。我们也应当针对这个背景,去理解联合国最近的几项决定——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认可大会行动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

大家都记得,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举行前,不结盟运动指定了由五个国家构成的一个小组密切注意塞浦路斯问题,并在需要时和适当时机与各方联系或出面斡旋。在会议期间,该小组受命编制一个决议草案。该小组在有关各方的合作下展开它的工作。圭亚那是这五个国家之一,我们很高兴能为所有这些冗长而复杂的谈判服务,并参加这些谈判,终而导致大家一致接受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的重要性,经出席的每一个会员国——其中包括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都投赞成票的事实确认,并经安全理事会每个理事国的认可证实。国际社会通过它所创立的各机构,对一个问题表示这样一致的立场和这样一致的意见及态度,是很少见的。

这些决议中所指出的原则,到了今天还是象当初通过时一样的有效。这些原则可以简述如下: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需要防止反对该共和国的一切行为和干涉行动;迅速撤退一切武装部队、军事人员和外来势力;停止外国对该共和国事务的一切干涉;将所有难民遣返——及早和安全遣返——他们的家园;迫切需要由两族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以便自由地达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希望大家会充分尊重决议中所载的原则,所有的有关各方会迅速执行决议条款所需要的行动。可是,不仅是这些决议仍未执行,而且自通过这些决议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干扰了解决的希望,以致产生了一种不确定、失望甚至恐惧的情绪,使我们不得不紧急召开现在的会议。

不论土族塞人领袖于二月十三日所作声明的动机和用意如何,其明显的效果之一,便是引入了一个使两族间谈判的气氛恶化的因素。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因素

对于问题的解决徒加妨碍，而无帮助。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对秘书长“对这种事态演变”的关切表示同感。

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任务在基本上是双重的：一是需要促使负有特别责任的当事方面迅速执行这些决议，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步骤促成此事；二是需要促进立即恢复谈判。

有意义的谈判是不能在胁迫之下进行的。由于承认这个基本原则，第 3212 (XXIX)号决议才提到以平等地位和可以在可以自由达成能够共同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两族间的谈判。要是对于执行第 3212 (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没有什么进展的话，我国代表团非常怀疑是否就可以实现这种情况。采取反面行动或拒绝遵守决议规定的任何有关一方，都会阻碍谈判和忽视本组织所表示的意愿。

本理事会对于不执行决议这件事的默许，对塞浦路斯的前途，以及联合国的形象，都将有不良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必须考虑新的措施——旨在保证执行决议和设法恢复谈判的措施。在第 3212 (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6 段中已为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规定。

所以，我国代表团不反对订出一个合理的时间表，以期在此期间执行决议的规定。但也需要双管齐下，针对恢复两族间的谈判采取行动。正如秘书长于二月二十一日对本理事会的讲话中所说的，有“一种新的紧张局势存在，因为目前存在的一种真空状态很容易被重起的动乱所取代”。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必须考虑新的办法，以便协助创造继续两族间的谈判并产生有用结果的有利环境。这方面的行动可能有几个方向，圭亚那愿意考虑容易产生具体结果的任何合理提议。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主要的目标仍是发展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地两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人比塞浦路斯人自己更渴望这一点了。向这个目标摸索可能是艰难

的，因为从过去现实的鲜明经验中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感受不是说铲除就可铲除了的。但就塞浦路斯的情形来说，目前的危险是：一方面是不能摆脱过去，另一方面是为想创造新的现实而采取单方面行动，这种情况可以使我们固步自封，以致使适应和调整的新机会从我们的掌握中溜失，而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增添了新的困难。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他二月二十日的讲话中说，各方面都犯有错误。但重要的是，这些错误不会过度危害塞浦路斯的前途。

目前的情况既然显示出困难，显然迫切需要向前推展的运动。以我国代表团而论，我们准备好随时参加旨在促进这种发展的任何努力。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就下述两点向秘书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一是载在 S/11624 号文件内的他关于塞浦路斯情况发展的特别报告，二是他在二月十一日的有益讲话。我国代表团也愿借此机会对秘书长通过静默外交促使有关各方就分裂他们的严重和复杂问题达成一项决议所作的努力，加以赞扬，同时也愿就这一点对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代表秘书长正在执行的艰巨任务加以赞扬。

里德贝格先生（瑞典）：主席先生，瑞典代表团首先愿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向你道贺。我们也愿对你向我国代表团以及本年取得安全理事会议席的其他代表团表示赞美的欢迎词向你致谢。

我国代表团也愿借此机会向一月份的理事会主席契尔努申科大使以有效和非常亲切的态度指导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之间的非正式协商，向他致谢。

我的邻座马立克大使前天对我国代表团所作的欢迎词，我也愿向他说几句感谢的话。

瑞典在十六年之后，再度担负起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责任。参加理事会的瑞典代表团保证与所有代表团充分合作，并且在创造为解决理事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所必须的互信互谅工作气氛，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安全理事会为履行《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再度从事寻求方法谋求解决目前的塞浦路斯局势对塞浦路斯人民和对国际社会所引起的严重问题时，我国政府认为我们的出发点非常明显。在积极协商之后一致通过、并为在塞浦路斯冲突中最密切有关的当事各方，即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所支持的，后来经理事会认可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载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须根据的一切必要因素。这是说，最重要的是，最后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以充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为基础。最后目标既然是要创造塞浦路斯两族之间永久和平和谐和关系的基础，这显然不是分离也不是希塞统一所能达到的。同时也决不允许其他不相干的因素，象大国方面的战略考虑等等，来干涉旨在保障塞浦路斯人民合法利益和该地区和平的解决办法。必须保证塞浦路斯继续其不结盟政策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到现在为止对于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都没有重大的进展。

正当两族代表进行寻求政治解决的谈判时，土族塞人行政当局作出了于本年二月十三日宣布的建立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塞人联邦的决定。有人说，这种措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土族塞人方面在两族谈判期间业已采取的立场。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措施对于所须进行的谈判的环境发生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这种措施终使已经显示出若干进展征象的谈判陷于停顿。

在目前的局势下，瑞典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集中一切力量寻求方法以便进行谈判，终而促成可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和平、公正和永久的解决。应当把各种建议都尝试一下。主要地当然是要塞浦路斯人民自己，通过谈判对他们的政治问题找到最后解决。但是鉴于威胁该岛和该地区和平的危机，如果不能立刻在和平解决方面有所进展，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就有义务积极地协助双方寻求进行和平解决的新方法。

我国代表团在仔细听取了双方的发言之后，显然觉得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程序，借以达成足以保障塞浦路斯人民的和平与繁荣以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协商解决办法。

克莱里季斯先生在说明他何以认为必须寻求这种新程序时，曾吁请理事会协助双方在这件事上的努力。的确，切里克先生不认为有寻求任何新程序的需要，但却告诉理事会土族塞人愿意与希族塞人继续谈判。我国代表团虽然并不低估种种困难，但认为我们已经因此拥有各种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应当形成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基础，并且可以促成谈判的恢复。

关于这一点瑞典代表团愿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去年在促使双方进行谈判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寻求所有有关各方可以接受的新程序方面，我们认为他能够和应当担负的重要任务。我国代表团愿对秘书长到现在为止所作出的非常积极的贡献致以诚挚的敬意，同时我们要请理事会各成员考虑在寻找必要的新办法以推动谈判方面秘书长个人所能担负的任务。在理事会尚未达成决定以前无异地将要举行的协商期间，我国代表团将有兴趣与其他代表团研究扩大秘书长在协助恢复和进行谈判以及为这些谈判提供一个新的体制方面所负责任的可能性。

塞浦路斯的冲突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道问题。国际社会对于秘书长关于协助缓和和这些问题所作呼吁的响应的确是积极的。但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61(1974)号决议继续作紧急救济的需要仍然存在。

双方谈判停止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以协商未解决严重的人道问题的努力也停止了。瑞典代表团虽然非常明白，只有与政治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才能找出人道问题的永久解决，却要强调务需尽速设法解救当前大多数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这些严重问题的解决，决不能等待到关于重开谈判应采方式达成协议之后，更不要说等待到已经达成政治解决之后了。所以说，理事会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务必要考虑到迫切的人道问题。

已经产生的新政治局势，意味着塞浦路斯冲突危机的增加。甚至在现阶段还是任务艰难的联塞部队，我们认为应当维持下去亦不应减少其兵力。应促请双方协助联塞部队的活动。除了其他事项之外，该部队在该地区内应有自由移动的权利。作为 S/11624 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叙述了关于在土耳其辖区内移动的具体问题。瑞典代表团希望双方作出努力，以便利联塞部队的活动。

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关系是一部漫长而痛苦的政治史。我们知道，双方提出的许多要求和控诉都是有理由的。所以，只有考虑到双方权利和义务，而且为双方自由接纳的解决办法才能持久。目标必须是达到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它的唯一必要保证便是联合国宪章。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容许我向你转达本代表团对你担任理事会主席表示的祝贺。在本组织正在处理一个特殊困难问题的此时，必需要有你这样非常的才能来担当这份工作。因此我愿以我国代表的身分，向身为中国代表的你，表示最诚挚的祝愿。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蓬皮杜总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一向与中国保持信赖和友好的关系，法国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

我也愿向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对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所作的工作表示深切的感激，那个期间虽然相当平静安宁，却依然标志了有用的协商。

因为这是本代表团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很愉快能向安理会的各位新成员表示欢迎，本代表团极愿开展——在有些情况下是继续——我们的合作工作，希望这项工作能有收获。

我同时有责任对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离开安理会的那些代表团表示遗憾和感谢。我们必须共同来对付一些重大的危机，没有人怀疑，与这些有丰富经验的代表团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会使我们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好处。

从去年七月十六日以来，安全理事会大约举行了十八次会议专门讨论塞浦路斯危机；通过了十项决议，其中有些反映了当前的需要和情况，有些则为未来的解决拟定了原则，解决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构成两族的和解。大会方面曾在单独一个决议内把可能的解决办法的各个成份集中在一起，安理会后来对这项决议表示赞同。原文的架构是一些不结盟国家努力达成的，曾获一致通过。因此每一个当事国——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和土耳其——都接受了这项案文的规定。

然而，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今天我们注意到尽管有本组织的各项决议，两族代表为求达成政治解决的谈判在实际开始以前就破裂了，外国军队仍然留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上，难民也不能返回他们的家乡。我们注意到苦难并未减少，危机依然存在，这不仅威胁到该岛的和平和安全，同时也威胁到东地中海那个特别敏感的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更有甚者，就象我们所一贯主张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寻求组成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间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但是其中的一方却以一项片面决定，为必要的对话制造了严重的障碍。

我们对于显然损害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各项规定的行动只好不表赞同，该决议规定，两族谈判应继续进行，

“以期根据(两族)的基本和合法权利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第4段)

谁能否认既成事实将有损于谈判应能导致的政治解决？谁还能说当事国之一没有被剥夺上述决议所规定的自由？谁还看不出解决办法的一个基本要点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双方都可接受的？

毫无疑问，我们将听到的答复会是：这是一个内部秩序问题，所泡制的不是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分离的一个实体，而只是两个国家组成的塞人联邦的土族部分。但是，不管人们对塞浦路斯的主权和独立将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我们仍然惋惜导致两族中的一族把解决办法的条件强加给另一族的行为，对于这些条件，首先是大会，后来是安理会都表示，它们必须是自由谈判的成果。难道塞浦路斯国宪政体制真的不象第3213(XXIX)号决议所说的，应该平等对待这两族吗？

但是东地中海的和平是必要的，因为它的和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希望国际社会内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国表现同等的节制；这样才会对于在塞浦路斯境内寻求解决办法产生有利的结果。

鉴于这种充满了危险的情况，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记得自危机一开始我们所坚持的一贯原则。这些原则已由我们的决议逐步加以阐明。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在大会内表明了它们的共同立场，它与这个体制相合。我愿回想一下这个立场。第一，我们全心全意地赞成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这就否定了任何导致该岛全部或部分分裂或吞并的解

决办法。其含意是：实行本组织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特别是要求外国部队撤离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的规定。第二，我们特别重视难民的痛苦问题，这个问题与三分之一的岛上居民有关。这是人道问题，单单根据这一点，国际社会就有义务来加以处理。但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正是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又因为如果不迅速加以解决，就有恶化进而变成严重国际问题的危险。第三，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觉得组成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达成协议是一个必要条件。很明显的，这关系到他们的合法利益和他们的认同是否能获得保障。因此，我们觉得这个解决办法——如果是永久的、公正的和双方都能接受的——就应该经由谈判来达成。在这方面，我们拒绝任何片面行动，背离上述路线，很可能使情况恶化，并延迟问题的解决。此外，我们要提醒安理会，我们不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政府在塞浦路斯存在。

既已说明了寻求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并说明了这项原则要求迅速和彻底执行本组织有关决议，我想请问：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来克服目前的危机，并创造有利于恢复谈判的条件？宪法提案已由两位谈判人员提出。这些提案对某些基本问题还有实质上的歧异；而对其他问题却非常接近。但都是在同样远景——即联邦国家——的范围内，所待完成的是确定这个联邦国家的法律和领土结构。因此，恢复谈判似乎已有了有利的基础，只要能够在立足点平等和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由此可推想双方都不愿意接受最初存在的情况已成定案。而且这不正是谈判人员用来阐释两星期前双方交换的文件中所载概念的“提议”一字的真正含意吗？

此外，为了协助当事方面回到谈判席上——因为他们必须回来，两族间的关系是问题的症结——我们可以邀请秘书长进行一次新的斡旋行动，同当事方面会谈。他和他的特别代表所作的坚毅的努力，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执行其任务的忠勤职守，为他所必须有的信心提供了保证，这个信心将因安理会的支持和威信而更见加强。我们寄予全部希望的斡旋行动，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某些人因为与当事各方有特殊关系，如有必要，将在适当时机提供服务的意愿。在这方面，我愿提

醒安理会，九国于二月十三日在都柏林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已由九国现任主席发交安理会各位成员。这九个国家都与直接有关的国家有着共同的关系，它们宣称愿意与所有当事国的代表进行会谈。希望他们在这项提议中可以看出以下的迹象：非常自然的利益和把同在一个大陆上的国家结合起来的团结精神，有传统友好关系的人民和有紧密联系的国家。

考虑到因目前情况所激发的正当的不满情绪，我们并非不知道任务的困难。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整个国际社会，其中包括直接有关的各会员国，都同意应该指导解决的各项原则。我们也注意到由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所激起的反应。最后，我们还注意到各方在这里所表示的愿意帮助当事各国重新进行对话的意思。

在这个基础上，并根据我们必须确定的条件，我们相信我们全心希望的、对于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寻求可以恢复，并可获得圆满的结果。

在结束讲话前，我不得不向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韦克曼 - 穆尼奥斯先生在促进当事方面恢复友好关系所已作出的努力，表达法国代表团的充分感谢。自去年夏天我们就已获得明确的证据，证明秘书长运用了有利的影响使对话开始，而且他在那个地区刚刚举行的第二回合会谈对于我们全体都希望看见它恢复和获得结论的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主席：现在，没有其他理事国要求发言了。我接到切里克先生的请求，要求再作一次发言。安理会第一八一三次会议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根据这项决定我现在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切里克先生：为了对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克莱里季斯先生在安理会所作的声明表示我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请求给我一个再次发言的机会。克莱里季斯先生虽然在他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的声明中一开头时曾说过他无意“诱过他人”，但是在他对安理会的两次声明中他在这方面每次都做得非常过火；土方被描述成为十二年来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

我本无意与克莱里季斯先生作无谓的和肯定是多此一举的对话，但是如蒙安理会准许，我觉得必须讨论一下他所提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把关于有助于澄清双方立场和有助于使安理会对整个情势作出更好和更健全的评估的若干实质问题的不正确说法彻底搞清楚。

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他的声明中一开始即重提人人都熟知的希族塞人的主张说，希族塞人驻联合国代表团能够并且现在正代表整个塞浦路斯。但是，作为一位精明干练、能言善辩的律师，克莱里季斯先生应该更清楚这句话究竟是真是假。

根据一九六〇年二月苏黎世及伦敦协定而制定的一九六〇年塞浦路斯宪法，明文规定建立一个由两个创始的民族——即土族和希族——共同分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行政的两族国家。因此，宪法中载有简明而确定的条文，规定两族有权参与各个部门和各个层级的国家行政工作。自从由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中的土族塞人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人以武力从国家的行政部门赶出来之后，所谓塞浦路斯政府仅仅包括希族塞人而已。

一九六〇年的宪法中的第四十六条，除其他事项外还规定借以确保行政权的部长会议应由七名希族部长和三名土族部长组成。因此，在没有三名土族部长的情形下，希族塞人部长会议就凭这一原因即未成立，并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来即不能被视为是依照宪法条文行使其职权的共和国部长会议。所以，当一个符合宪法的部长会议和由两民族国家中的土希两族人所组成的政府停止存在时，希族塞人的代表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共和国，特别是土族塞人社区。

关于我发言所用的名义这点，我只要提醒克莱里季斯先生这是经过大会议决并

曾付之实行就很可以答复他了。

克莱里季斯先生把“令人遗憾的两族间暴乱”归因于“苏黎世和伦敦协定所强加于塞浦路斯人民的无法实行的宪法”而事实上，这一暴乱却是由于为了达成希塞统一运动这个独一无二的目标而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对土族塞人社区发动武装攻击所造成的。

关于塞浦路斯宪法的“不可行性”，我只能说一个宪法在被打上“不可行”的记号之前，必须加以实施，加以试验，并给予一次机会。可是我们对塞浦路斯宪法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我只要引述曾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塞浦路斯宪法法院院长的著名德国法学家福斯特夫教授的话就足以支持我的论点了。福斯特夫教授说：

“危机是由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反土耳其政策所一手造成的。我个人相信，如果塞浦路斯政府五年来能够严格遵守宪法的话，大多数问题都已被掌握了。我曾经三番四次地对马卡里奥斯谈到这点。每一个宪法都有它的特殊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宪法不具有它自己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基本上这是一个有没有善意的问题。如果具有善意，一个宪法就可以实施，这个塞浦路斯宪法是能够加以实施的。”

我不认为对于这点需要作进一步的评论。

克莱里季斯先生拒绝接受我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土族成员被摒斥于政府之外的声明，而且声称当时的副总统库楚克博士是自愿离开政府的并公开宣告他不再担任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副总统了。根据安理会自己的记录，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库楚克先生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以前一直担任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副总统；知道他担任这一职位并予以承认的不仅有秘书长、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驻塞部队的指挥官和干部，而且还有在他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退休以前把他当作塞浦路斯副总统而继续和他正式来往的外国政府。

秘书长在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给安理会的报告——库楚克先生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的第五十二段曾称库楚克先生为副总统。众议院中土族塞人议员的情形与此相类。

事实上，克莱里季斯先生说，首先“为了安全上的理由土族议员将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护送至众议院”，其次，“当他们到达了众议院范围之内时，我和众议员中的希族议员将对他们的保护负完全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十二页），因此肯定了我的声明中有关土族议员被摒斥于众议院之外的说法。

由这一声明看来，显然地土族议员由于恐怕生命受到威胁曾有一段时期不能前往众议院。说到这里，我愿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这个时期是一九六四年早期的阴暗日子，当时，土族塞人一见便遭枪击。

克莱里季斯先生肯定了土族议员的生命甚至在众议院的范围之内都有危险，并且为了这些议员他承诺采取“特殊安全措施”，这更清楚的显示了所冒的安全危险。

这是当时土族议员留在众议院之外——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一般形势。

然而，后来当事情似乎比较平静下来，土族议员认为他们应当把握机会回到众议院时，身为众议院议长的克莱里季斯先生——为了不引起难堪，我在第一次声明中曾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却拒绝让他们这样做，并且交给他们一份最后通牒说，“除非他们同意废止宪法和支持当他们缺席时由他们的希族塞人同事所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否则将以武力阻止他们返回众议院。”这一事件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文件S/6569中所载的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报告书中曾有所叙述。

在安理会这儿慷慨激昂地抗议“在枪口下进行交涉”的克莱里季斯先生不应当期望土族塞人代表在“枪口”之下出席众议院的会议。

克莱里季斯先生非常大方地建议解散希族国民警卫队，并将武器移交于扩编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虽然我们对克莱里季斯先生怀有高度的敬意，但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对于这点我有一些问题想向他请教。希族国民警卫队在塞浦路斯的武装部队中占多大

份量？谁去解除人人都知道存在着的桑普森的军队或者莱萨里底斯的军队的武装，或去遣散他们？谁去解除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武装？谁去解散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这个组织的武装？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个地下的这类组织，准备等电钮一按时即起而依靠武装致力达成未完成的任务？谁去做这件事呢？是克莱里季斯先生自己亲自出马呢？或是要劳马卡里奥斯政府的大驾呢？

为了土族塞人社区，也为了整个塞浦路斯，很遗憾地是我不得不在这里说，马卡里奥斯政府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怎么光彩。

他们未能阻止偷偷运入武器和成立秘密军队——自然，要不是他们故意纵容，希望借此用以对付共同敌人，即土族塞人社区，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玩火而自焚，正象马卡里奥斯自己在这些会议厅中所说的一样，这些军队后来被用来推翻他自己。

虽然马卡里奥斯政府作了些装模作样的努力，但却未能解散第二期的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也未能解除“非法团体”的武装。所谓政府宣告通令人民交出非法保有的武器和弹药，并为此订下最后限期，但从未得到任何反应。本来嘛，说来话长，何必细说。

纵然好几次有人企图杀害马卡里奥斯，但他并未敢对那些企图杀害他的武装团体采取果断行动。甚至连桑普森、他的手下和所有对七月十五日政变要负责的人都逍遥法外未受处分；他们自由自在，在报纸上写他们关于政变的回忆，夸口他们如何饶了马卡里奥斯一命以及如何放他逃离塞岛——同时，他们还对希塞统一运动大肆歌颂。

现在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事实，对于克莱里季斯先生的建议我们究竟能采纳多少，我有很深的怀疑。然而，我愿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如果克莱里季斯先生成功地解除了希族塞人的武装，我将衷心地首先向他致贺，并公开向他保证土方将不会迟疑不决或踌躇观望，不予响应。

我甚至愿进一步——在这里而且就是现在——向克莱里季斯先生正式建议沿着

岛上的希土两族地区建立一个事实上的非军事区，作为朝向恢复全岛秩序的第一个步骤。

关于扩编联塞部队，我愿把联合国已经归档存查的再度列入记录，那就是一九七四年七月以前的马卡里奥斯政府不仅未能在维持和平的艰巨任务方面支援联塞部队并与之合作，而且公然利用政府职权不断偷运军火武器，破坏现状，使联塞部队的任务极难——如果不是不可能——达成。

以农业器材为幌子的著名捷克武器和大不列颠的武装车辆，由马卡里奥斯偷运进来，当查出并经我们抗议时则交由联塞部队查管。这只不过是几个小例子，证明希族塞人当和联塞部队打交道时是多么的不诚恳和不合作。

除非想法改变了，心理不同了，除非产生了一种新的和由衷的共生并存的意念和欲望，否则，联合国部队在数量上的增减将不会使事情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对于联塞部队，我们怀有很大的敬意，并且对它在维持岛上的和平方面所作的可贵的贡献和努力，我们深为感激。但是我不得不抱憾地指出有时发生马卡里奥斯的军队横蛮地压制了联塞部队，攻击无辜的土族村庄的情形；如一九六四年发生在科基纳的埃伦科伊和一九六七年发生在科菲努的格西特卡尔的两次事件，只不过是在联合国档案中有案可查的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此外，当上年七月间土耳其军队介入塞浦路斯时，在被攻占的希族塞人军事阵地内发现了大量希腊军队用来渗透土耳其控制区的联合国军用制服。

虽然，我愿在这件事情上开脱联合国部队的一切责任，但我必须公开表明，希族塞人政府如此这般地利用联合国部队留驻岛上的机会，对达成这个部队的任务或促进塞浦路斯的和平都没有什么好处。

关于克莱里季斯先生所作的有关回教国家或许也可对联塞部队作出贡献的建议，虽然我们欢迎回教国家的特遣队，但我愿就这点尽力表明我们的立场，即我们对现在的特遣队心中一无芥蒂，对它们，我们有的是极大的信念和信赖。并且我愿趁

这个机会对所有出力的国家表示我们的谢意和感激。

不过，这是一个政治事件，须由有关各方来磋商，今天我们无法在这里就此事作出决定。

对我所作的关于在马卡里奥斯最近所组成的内阁中没有一位土族阁员的声明，克莱里季斯先生答复说：

“一当桑普森政府被迫辞职时，我即请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和普雷姆·钱德将军一道陪我前往登克塔什先生的家。他们都欣然地照做了。这时，在尼科西亚地区的战事仍在进行着。

“那么，我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甚么呢？当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和普雷姆·钱德将军在场时，我见到了登克塔什先生——那时我代行共和国总统职务——并向他作出下列表示：即我们应合组一个政府，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并且按照一九六〇年宪法条文来分配各部会的席位。”（第一八一四次会议，英文本第13—15页和16页）

克莱里季斯先生接着说道，登克塔什先生对他的建议感到兴趣，但经与土耳其磋商之后却通知他说，这个建议“目前不可能实行”。（同上，第16页）

这段话有些是事实，克莱里季斯先生确曾作过那一建议，登克塔什先生也说过这个建议目前不可能实行。但拒绝克莱里季斯先生建议的是土族塞人自治政府的部长会议，不是土耳其政府；后者到现在为止对这个建议仍介于知与不知之间。

以下是关于这件事的真正内情：

第一，如克莱里季斯先生所说的，当拜访发生时，战火还在尼科西亚燃烧着，我们应当了解双方交战的时候，不是在被分隔开来，而且十二年来一直处于冲突状态的两族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最适当时机。

第二，虽然克莱里季斯先生说过“一当桑普森政府被迫辞职时”这句话，但是我必须提醒这里所指的不是桑普森政府而是指辞职了的桑普森本人。由委员会任

命的桑普森内阁仍然照常处理公务。 克莱里季斯先生所主持的内阁就是这个内阁。

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对克莱里季斯先生的总统地位深表怀疑，因为，虽然他在他的声明中说过当时他代行总统职权，但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

桑普森辞职时，克莱里季斯先生是由一位主教监誓而宣誓就任总统的，这位主教刚巧就是以前曾被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解了职的那位主教，但政变之后，或者就是为了这一特殊目的委员会又把他复了职。 这个仪式甚至未在通常应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众议院——来举行。 如果克莱里季斯先生象他自己所说的是代理总统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宣誓为总统。

种种迹象显示，委员会迫于压力而把桑普森解职了，因为在塞浦路斯岛内和岛外人人都不接受桑普森，所以就找克莱里季斯先生来填补这个同一内阁的首接职位。

我记得——当时我在场，如果我记错了，克莱里季斯先生可以纠正我——当克莱里季斯先生传话表示要见登克塔什先生时，登克塔什先生亲自打电话给他，并礼貌地请他澄清关于他的总统身份的立场，并且说，如果不这样做，彼此的会见就是多此一举。 虽然克莱里季斯先生曾对这点作过声明，但他的地位一直暧昧不清，特别由于他的内阁的缘故，我们决定目前对他所作的建议不予答复。

当拜访发生时所进行的战事是一场要推翻委员会、而非和它合组一个联合政府的战斗。 如果登克塔什先生在答复时对克莱里季斯先生没有说得这么明确的话，最可能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想使他难堪。

克莱里季斯先生不喜欢我所宣称的我们是塞浦路斯独立的共同缔造人，以及我们是这个岛国的独立和不结盟的真正捍卫者。 相反地，他竟然指控我们赞成殖民统治和说我们反对塞浦路斯参与在贝尔格莱德所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会议。

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的危机中，我们起而抵抗英国人并有不少人丧失生命。 这件事清晰地证明我们是不支持殖民统治的。 至于土族塞人对分裂的立场，一直是坦诚的和十分明白的。 对我们来说，分裂是希塞统一运动的一副消毒剂；这

个运动是所有——我要再说一次，所有——希族塞人所要的，包括总统、领导阶层和人民。这已不止一次地被公开表示过了，由于刊印了希族塞人声名狼藉的阿克里塔斯计划，这一愿望已由他们自己公之于世了。

这个计划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由希族塞人的“祖国”日报——即格里瓦斯将军的机关报——予以发表，它提出了牵连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证据，显示他身为国家元首却成立军队，阴谋摧毁塞浦路斯国家。根据阿克里塔斯计划，负责军事筹划任务的马卡里奥斯，委任使用代名阿克里塔斯、当时担任他的内政部长现已去世的尤尔加基斯负责建立组织的任务。他的劳工部长、为今天在这里的希族塞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塔斯奥斯·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则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副领导人，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担任行动总指挥。

除外国报纸之外，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报纸都曾将这个计划广为报导。希族塞人领导阶层从没有质问过这个计划的可靠性。他们仅说过这是一个“紧急应变计划”。但土族塞人会通过他们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的痛苦经验，了解到这是一种甚么样的“紧急应变计划”的。

二月二十一日，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他对安理会的声明中宣称他是一个对独立信守不渝的人。我们欢迎这种思想上的改变，并向克莱里季斯先生保证，只要希族塞方对独立信守不渝，我们就决不搞分裂。事实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断不容发生分裂现象。

有人指称库楚克博士反对塞浦路斯参加在贝尔格莱德所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实际上他不是原则上反对不结盟而是抗议马卡里奥斯政权违反土族塞人的宪法权利。根据我们的宪法，关于外交事务应征询副总统的意见，可是却没有人问过他这方面的意见。抗议是根据法律和宪法上的理由而提出的，与土族塞人是否服膺不结盟政策毫不相干。我们的官方声明以及我们与不结盟国家间公务上的来往和彼此间的关系，在在明白地显示了土族塞人对不结盟政策的热心和诚意。

虽然从一九六三年以来，我们被赶出政府之外，而且不让我们参与国际言论场所及国际会议并在其中正式发言，但是我们不断申请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观察员身份。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们的申请未能成功，可是我们甚至以一种非官方的地位出席了这些会议。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比方我个人即曾以非正式的地位代表土族塞人出席一九七二年在圭亚那的乔治城所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因为，除以非官方身份出席外别无抉择。

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共和国需要不结盟地位的信念和我们不容塞岛奉承外国利益的决心已作为一个基本条文、写进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塞人联合邦的宣言之中。

克莱里季斯先生对我所宣称的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真正护卫者提出异议。关于这点，我只想问克莱里季斯先生一个问题：如果土族塞人不是如此，那么今天会不会有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和他会不会在这里来代表塞浦路斯呢？或者说不定他会成为联合国希腊代表团中一位来自希腊南方的团员呢？

关于我对首次遣返大约 13,000 名希族塞人难民至土族控制区这一事所作的声明，我只能说这个建议仍然有效。我知道大约有 8,000 名希族塞人难民已经回到阿蒂埃努了，其余的 5,000 名，也可回到以后协商同意的村庄。如果希族塞方选择继续进行在尼科西亚的谈判而非迫不及待地赶往纽约的话，这些人或者现在都已经回到他们的家乡了。

关于失踪者的问题，当克莱里季斯先生说他们知道在政变中被杀的人因为“这些人死于战斗”，他这一说法恐怕并不怎么特别具有说服力。全世界都知道委员会挨家逐户地追捕左翼份子，成批的人被逮捕送走之后从此一去不返。

此外，成为政变中重要英雄之一的桑普森，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一位斗

士，而是一位永远在背后暗放冷箭的残酷杀人者。

克莱里季斯先生指控阿赫纳村庄的140名希族塞人被带到尼科西亚的巴夫里德斯汽车间，在那里他们不知去向；关于这件事他声称他具有确实的证据，但却没有给我们拿出任何证据来。其次，他提到另外一个事件，即有13个人据说在亚卢萨地方被捕，他并指称登克塔什先生曾承认确有其事。登克塔什先生命令我断然拒斥这一指控，因为它既非事实也无根据。

我还奉命并经授权在安理会正式声明，土方并没有扣留希族塞人战俘以及/或者被拘留的平民。关于这点登克塔什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正式通知过克莱里季斯先生，并且表示要为这件事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但是克莱里季斯先生却要求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说这样将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登克塔什先生自己曾把这件事通知克莱里季斯先生，而且也曾透过在塞浦路斯的联塞部队高级政治兼法律顾问戈尔热先生转达过这件事。克莱里季斯先生现在能不能在这里发表声明说希族塞人政府目前没有扣留任何土族塞人战俘以及/或者被拘留的平民呢？

在两族间会谈议程项目的先后次序方面，克莱里季斯先生和我的意见不尽相同。虽然这是件小事，可是我愿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

虽然开头当首先草拟议程时项目的先后次序是：(1)中央政府的职权；(2)机场；(3)港口；但由于双方需要时间准备交换文件，需要从国外获得一时无法立即获得的专家对宪法问题的意见，所以这个议程随后经双方同意加以修改，双方先就机场和港口开始谈判。我方才所说的是议程的最后形式。

接下来我该谈到机场的问题。土族塞人关于重新开放莱夫科西（尼科西亚）机场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建议在下列条件之下重新开放国际机场：(1)机场由两族在平等基础之上共同管理；(2)设立两位地位平等的经理；(3)两族在董事会及各级行政组织的代表权应平均分配；(4)为了加速达成协议，我们还同意聘用一位立场中立的外国机场经理，在他下面另设两位副经理，分别由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担任。

但是克莱里季斯先生拒绝我们的建议，并且坚持机场应由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起领取他们薪水的希族塞人职员来重新开放营业，此外，也将雇用若干土族塞人。根据希族塞人的报纸，土族塞人建议之所以遭受拒绝是因为这个建议将会破坏希族心目中关于十二年来事实上所存在的希族塞人政府的印象。

在克莱里季斯先生对安理会发表声明的过程中，当他讨论到机场的问题时，不但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却一味指控土方态度蛮横，蓄意夸张整个情势，并以讥讽口吻把整个形势加以戏剧化。

这些不是小事，我们不应轻轻放过。就是由于我们老是把大事简单地处理了才造成塞浦路斯目前的困境。

当克莱里季斯引述希方慷慨的建议时竟忘其所以地大谈他们提供给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八的土族塞人社区的条件是如何如何的宽厚，比如：(1)两族联邦；(2)北方一大片地区；(3)以及其他城镇，并且问道过去是否有过这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

我愿再次声明塞浦路斯问题不是一个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少数民族只能寄存在另一个民族之中，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塞浦路斯民族——精通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高权威之一，即大主教本身就是这么说的——塞浦路斯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社区。事实上我们在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民族社区，它们都是塞浦路斯独立的平等合作者和共同缔造者，大会第三二一二(XXIX)号决议对此也曾加以肯定。

塞浦路斯问题要远较希族塞人一方试图叫人了解的来得严重得多。它是这个岛屿的独立和不结盟的前途问题，它是土族塞人社区的延续和本身存在的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决不能让它变质，成为简单的数字问题。对土族塞人社区不能给予百分之十八的这种权利，或百分之十八的那种权利。它需要的是求生和求存的平等权利；它需要的是谋求经济繁荣的平等权利；它坚持在这个岛屿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被压缩成为简单的数字比例。

过去十二年来如果希族塞人政府曾固执地设法把土族塞人贬为二等公民；过去

十二年来如果希族塞人政府曾存心要使土族塞人承受未经揭发的经济、社会、行政和政治上的差别待遇；过去十二年来如果希族塞人政府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曾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压服、驱逐或消灭整个土族；如果它把土族的园地变成了事实上的监狱；还有，如果它通过政策和行动成功地使土族塞人人人自危和对它敬而远之的话，罪魁祸首非它莫属。

让我来引述克莱里季斯先生自己的话：“在土耳其入侵之前希族塞人对于塞浦路斯的想法建立在不正确的假定，糟糕透顶的错误和幻想的基础之上。”

这正是我们为甚么要坚持平等权利的理由，也是我们为甚么坚主由两个区域合组联邦和为甚么要求提出实际而具体的保证的理由。这并非由于土耳其要这样，而是因为过去十二年来所发生的事件清晰地证明了土族塞人社区本身的存在以及独立的维护全靠这一解决办法。

由于这一了解，我也愿向克莱里季斯先生——我真希望他今天能在这里——伸出我的友谊之手，并向他保证，土族塞人愿意并且随时准备立即恢复与希族塞人方面的谈判并和他们合作以共同建设一个崭新的、和平的和繁荣的塞浦路斯。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保加利亚代表。根据会议开始时所采取的决定，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格罗泽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个人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负有高度责任的联合国机构讲话。我要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我国政府为了大家都明白的理由，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并且密切注意了事态的发展。我要提醒各理事国，本月十五日在索非亚，保加利亚新闻社印发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最近发展的一份通讯。那份通讯载于二月十八日分发的第S/11626号文件。

大家都知道保加利亚距离塞浦路斯不远。它是土耳其和希腊的紧邻。所以不难了解我们对塞浦路斯危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土族塞人领袖单方面宣布成立一个分立的国家机构的关怀。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直接违反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第365(1974)号决议的。

最近引起的局势的严重性不应该，也不可能低估。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地方性意义，也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组织的根基。我们正面临着消灭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的直接威胁。如果国际社会允许这个威胁实现，它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危险的前例，特别是对邻近和更远的某些不结盟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期望这些国家现在对塞浦路斯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公正地解决作出积极和具体的贡献是很自然的。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央，对欧洲该部分的和平、安全和合作问题一向非常重视。保加利亚政府一直尽一切努力，以便创造巴尔干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信任与和睦的气氛。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政策。事实显示我们言行一致、始终不懈地遵循这个政策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保加利亚政府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和巴尔干各国之间关系问题的立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作了最明确的肯定，他说：

“我们强调尊重塞浦路斯这个友好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并衷心表示希望我们的邻国希腊和土耳其以及独立的塞浦路斯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并互相谅解。”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来没有改变这个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政府坚决支持旨在和平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努力绝对不是巧合。

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的危机的过程中，保加利亚欢迎并赞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稍后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保加利亚积极支持旨在导致通过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利益的各项决定的行动和努力，这些决定的目标是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决定呼吁外国停止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所有的外国军队撤出该岛，保证难民立即回到他们的家园，给予希族和土族塞人权利和机会自己谈判解决共和国的宪制结构问题。

自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通过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月，自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通过后也已经超过三个多月了。我们唯有惋惜，虽然经过许久时间，塞浦路斯危机的公正、持久解决并没有取得必要的进展。

客观分析去年夏天的事件，尤其是最近事态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显示这个世界组织的决定并没有生效。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忽视联合国的决定，要把塞浦路斯问题从安全理事会的管辖范围转移到由一个紧密的军事政治集团小圈圈来作决定这种持续的趋势所造成的。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集团的行动，导致了塞浦路斯局势的恶化，并且阻止了以维护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基础，达成和平公正解决一切未决问题的进展。

如果导致该岛事实上的分治和消灭塞浦路斯主权国家的种种企图不能适时制止，就会使塞浦路斯变成某些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地中海的侵略计划的跳板。

这种事态的发展将增加世界上这个总是极端敏感的区域紧张。 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几天以前在安理会的讲话证实了这个观点。 他说：

“……我要强调如果不能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准则，就解决塞浦路斯的局势取得任何进展，该岛的局势就构成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只会加深局势的严重性。”（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3页）

特别要注意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的决议，继续将单方面的决定强加于对方，并且从事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及以凭借力量进行交涉的种种企图。 这种行动，不管来自何方，都必须加以谴责。 在欧洲人民即将完成欧洲大陆各国行为应守的原则和法律的工作之际，这种行动更应受到非难。 特别重要的是承认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和永不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作威胁来解决争端。 难道我们现在能让塞浦路斯，一个从建国以来就很积极参加全欧论坛的工作的国家，成为某种政策的牺牲品吗？这种政策包含了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所有国家都加以谴责的方法。

最近事态的发展更清楚地显示，塞浦路斯问题如果在联合国组织内的代表性论坛上讨论，并且让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各有关国家和其他一些不结盟国家参加，就能在一个持久和公正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正是这种权威性的论坛才能不仅促进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而公正的解决，而且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有坚固的保证。

实际执行苏联的建议，派遣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特派团到塞浦路斯去调查局势，并提出报告，毫无疑问将促进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的执行。

世界上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该共和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坚决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它反对该岛的分治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希塞统

一或塞岛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安全理事会现在更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执行它的决定，并保证执行大会的相关决议。我们认为外国的干涉必须即刻停止，所有的外国军队必须撤出该岛。只有这样，我们才创造了先决条件，使得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双方都接受的基础上，以谈判的方法，解决塞浦路斯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创造这种条件已经事不宜迟。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该确定一个时间表，使所有的外国军队尽快撤出该岛，作为促进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的一项实际具体措施。在此我们必须再度表示同意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意见。他说：

“塞浦路斯的问题对我们组织的效率和信用的确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3页）

自反希特勒联盟胜利以来——今年五月九日人们即将庆祝该项胜利的三十周年纪念——人类最重要的成就是维持了世界和平。这使得巴尔干各国人民终于能够在一起生活并发展合作。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衷心希望互相谅解和睦邻的精神将更加强，因为这是符合所有巴尔干人民和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

我要声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将继续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公正解决的努力作出贡献。我们一向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联合国宪章及其许多重要决定的确是要我们这样做的。

主席：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当我们在此开会时，在塞浦路斯的一小队土耳其士兵，在阿典脑区的无人地带推进了约三百米，并开始挖掘战壕准备作战。二月二十二日联塞部队进入同一个位置。尽管目前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土耳其部队并没有被说服撤回到从前的位置。

主席先生，关于这件事，我今天已经给你一封信，我请你把它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事实证明来自塞浦路斯的坏消息常常发展得很快，同任何有希望的努力的缓慢进展，成为明显的对照，我认为如果立即把这个新的事态发展告诉安理会的成员国是慎重而有益的。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个人还不知道刚才希腊代表所提到的事件。我仅请求他不要就塞浦路斯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作这种宣传，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它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他要借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事实上，如果我要讲有关违反停火的问题，我必须说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联合邦宣布成立之前的一个星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似乎只有一个来源，即希族塞人。我们并没有强调这点，虽然我们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些违反停火的事件，发生在有利于希腊方面向正在考虑削减对土耳其的援助的美国国会证明什么的时候。这是企图影响这个国家的舆论的一种方法，以便证明土耳其人企图在塞浦路斯制造问题，而无意合作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我认为现在更是不适宜太强调个别的案件。它可能令人有正在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印象——即要影响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

再者，我要再度提请注意，希腊代表关于应该是希族塞人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控诉，而希族塞人方面也提出了一样多的控诉。对我而言，究竟谁代表谁讲话一向是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在我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时，我将试行指出二者之间始终怎样的串通勾结。

主席：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只说一句话：在安理会面前的秘书长的报告只提到土耳其人违反停火，并没有提到希族塞人违反停火。

关于我的土耳其同事的请求，我当然答应只要他肯通过他在塞浦路斯的军队帮我的忙。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对于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停火情况的最近情况，我只想简短说一句话。在我对整个问题提出声明时，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最近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某些结论，我将说明我的理由，尤其是关于过去两个星期的有关停火情况报告。

主席：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想关于土耳其军队在阿典脑地区的行动说一句话，提醒安理会阿典脑是土耳其人宣布允许希族塞人回来的一个村镇，虽然它是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因此不应该有土耳其人允许或不允许难民回来的问题。因为那些曾经被在政府控制的希族塞人地区的情况所吓跑的人又回来了，土耳其人为了再赶走他们，现在采取了这个威胁行动。我要提出的就是这点。这并不是与阿典脑的居民回到他们的村庄无关的。

主席：名单上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因此，我准备宣布散会。经过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同意下次会议于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

在宣布散会之前，我愿感谢成员国代表在发言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的友谊。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